

XIAO  
SHUO  
YUE  
BAO

小说月报

1

1980

非卖品

# 小说 月报

一九八〇·第一期  
总 1 号

编辑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印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发行  
天津市邮政局  
代 号 6—38  
定 价 0.45 元

1980年1月1日出版



## 目 录

3	将军的故事	安 静
13	大海作证	李宏林
32	解脱	蒋子龙
42	铁疙瘩	陈椿年
51	问号	林斤澜
54	表姐	王 蒙
60	雕花烟斗	冯骥才
69	但德尔斯的一家	[香港] 阮 朗
77	最后一幅肖像	陈 放
91	天堂的虚惊	白景晟
95	报刊小说选目	
95	编者的话	
小说插图选登：《四世同堂》插图四幅		丁 聪
封面题字		茅 盾
封面设计		王书朋

---

# STORY MONTHLY

NO. 1 1980

## Contents

- A General's Story  
..... An Jing
- To be Proved by the Sea  
..... Li Honglin
- Release ..... Jiang Zilon
- Iron Lump ..... Chen Chunnian
- Question Marks ..... Lin Jinlan
- Sister Cousin ..... Wang Meng
- Sculptural Tobacco pipe  
..... Feng Jicai
- The Danderses  
..... [Hongkong] Ruan Lang
- The Only Remained Portrait  
..... Chen Fang
- Fright in Heaven ..... Bai Jingsheng
- A Select Catalogue of Stories Published  
Recently
-

# 小说月报

一九八〇·第一期  
总 1 号

编辑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印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发行  
天津市邮政局  
代 号 6—38  
定 价 0.45 元

1980年1月1日出版



## 目 录

3	将军的故事	安 静
13	大海作证	李宏林
32	解脱	蒋子龙
42	铁疙瘩	陈椿年
51	问号	林斤澜
54	表姐	王 蒙
60	雕花烟斗	冯骥才
69	但德尔斯的一家	[香港] 阮 朗
77	最后一幅肖像	陈 放
91	天堂的虚惊	白景晟
95	报刊小说选目	
95	编者的话	
小说插图选登：《四世同堂》插图四幅		丁 聪
封面题字		茅 盾
封面设计		王书朋

---

# STORY MONTHLY

NO. 1 1980

## Contents

A General's Story

..... An Jing

To be Proved by the Sea

..... Li Honglin

Release ..... Jiang Zilon

Iron Lump ..... Chen Chunnian

Question Marks ..... Lin Jinlan

Sister Cousin ..... Wang Meng

Sculptural Tobacco pipe

..... Feng Jicai

The Danderses

..... [Hongkong] Ruan Lang

The Only Remained Portrait

..... Chen Fang

Fright in Heaven ..... Bai Jingsheng

A Select Catalogue of Stories Published  
Recently

---

# 将军的故事

安 静



## 特殊的晚餐

金色的秋天。准噶尔原野美丽得象一个新娘：大地给她穿起了鲜艳的绣花衣裳。咧着嘴的玉米，猫着腰的稻谷，蓬着发的棉花，红着脸的高粱……都象出席婚礼的宾客一样，喜悠悠地在飒飒的秋风中摇摆欢舞。

这是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后垦区夺得的第一个丰收年。为这黄金季节抛洒了汗水的军垦战士们，这时更是充满着喜悦和自豪。将军在这样的时候来视察垦区，看望大家，这对于当年跟着将军艰苦创业的战士们来说，将是多么巨大的欢乐和光荣呵！

将军按照垦区管理处罗处长事先安排好的路线，参观完垦区几个最好的连队以后，回到了垦区招待所里。这时天已接近黄昏了。几个小时的连续参观，将军已经十分疲惫，再加上他严重的胃病，真该让他好好地躺一会儿了。

于是，我拉好窗帘，准备离开他，看看食堂里晚饭做好了没有。我刚要出门，就听到将军的声音：“大目标！”（因为我个子大，目标大，远在战争年代，将军就给我送了这个绰号，在将军面前这就成了我终生的名字。）

我转身回到将军面前：“有事吗？首长。”

将军拍着肚皮：“肚皮闹暴动了，几点钟开饭？”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不远处传来了清脆的钟声。

将军听到了钟声，象战士听到了号令一样，从床上翻起来问我：“是开饭钟吧，走！”说着穿上鞋子就要出门。

我连忙拦住他：“这是连队的钟声，这里还没开饭！”

“恰（吃）连队的饭会死人吗？走！”将军不容分说，径自朝门外走去。

我熟悉将军执拗的脾气，只好抢先领路。

循着钟声，我们来到园林队果树重围的大院里。那里的人们正纷纷走出宿舍，涌向食堂。我准备找个连队干部打声招呼，谁知一转头，将军已经不见了。

连队干部得知将军来到连里的消息，一阵手忙脚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们正在慌慌张张到处找将军，却见将军和一个炊事员搭伴，抬着一筐煮熟了的金黄的包谷棒子，从伙房里走出来。一些不认识将军的人，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位“新来的炊事员”发愣；另一些认识将军的战士，神秘而惊奇地捅捅旁边的人低声传着：“看，司令员！”

一阵低低的交头接耳的议论以后，院子里突然静得没有任何声息。大家都屏住呼吸，用一种好奇而崇敬的目光看着将军。

将军那前天刚剃过的光头和络腮胡子，泛青的发根和胡茬，已经参差不齐地从肉皮下窜出来。洗得发白的柞丝绸将军服上，渗出了斑斑点点的汗渍，慈祥的笑脸流露出对战士父母般的疼爱。战士们那甜蜜的神色，仿佛是在说：“他，哪象人们传说中的那位严厉的虎将啊！”

将军向大家扫视了一眼：“格（这）有啥好看的，我和你们一样，是个老兵。来，开饭吧！”

说着把包谷棒子分发给了几个战士，然后自己拿起一个吃了起来。顷刻间，战士们的拘束解除了，他们象孩子似地围拢在将军的周围，边吃边谈。将军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大家的哄笑。

管理处的罗处长正带着一些人寻找将军，听到院里一阵阵酣畅欢快的笑声，断定将军会在这里。于是，他急忙跑过来，见将军正在啃包谷棒子，上前拉住他的胳膊：

“司令员，小食堂准备了饭，已经好了！”

“司令员有什么高贵？我不是蒋委员长部下的司令，我是毛主席的老兵。你们准备了些啥好吃的？去，拿到这里来！”

这个决定可把罗处长难住了，他给我使了一个央求的眼色，让我说句话替他解围。不料，这个暗暗的小动作早被将军发现了：

“怎么，舍不得？你们这些人啦！……”说完，向跟来的领导干部们招了招手：

“你们这些师长、政治委员首长们，来，都来开饭！”

这些平时慢条斯理的干部，听了将军一声命令，都呼喇喇上前拿起包谷棒子大嚼起来。只有罗处长还处在窘迫之中。他拿起一个棒子放在手里，一粒一粒地剥着，文雅地把小小的包米粒儿放进嘴里。这个举动惹恼了将军，他倏地站起身来，把已经吃完了的一根包谷芯子狠狠扔在地上，溅得地上的浮土扬起了老高，差一点溅到罗处长脸上。将军带着讥讽的口吻说：

“你是林黛玉吗？怕沾掉嘴巴上的口红？莫怕，我给你从北京买几管好的来，吃完了再涂上。”

将军的话又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哄笑，使罗处长的脸上象涂了胭脂一样绯红。同来的几个领导干部害怕“刮”到自己头上，随之也大嚼大咽起来，象演员在舞台上做那种大幅度的夸张表演一样。

片刻间，处管理员领着几个服务人员，端着七大碟、八大碗的大菜来到了人群中间，将菜摆在中间空地上。



将军对这些特殊的大菜付之睥睨的神情：那仰着冠子的油淋鸡、披着青红丝的糖醋鱼、鲜嫩的肉片、橙红的变蛋……，和这几筐沾着絮儿的包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将军招招手，把小食堂炊事员叫到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手艺不错，首先要谢谢你为我用的这番苦心啊！连狗肉也给我做好了，这是谁告诉你的？”

炊事员不好意思地用围裙不停地拭着手，忸怩不语。这一点将军自然清楚，他转向罗处长：

“这一定是你亲自吩咐的吧？”

罗处长心情紧张地点点头。

“你记着我的爱好，想着我，这是同志之情，战友之谊，我诚心接受，而且，我向你敬个礼！”

将军说着举起右手，在没戴军帽的鬓角上敬了个军礼，弄得罗处长更不好意思了。

将军接着说：“可是你的战友不光我一个呀！”他指了指周围的战士和干部，“还有这么多人，你要想到他们。一个仗打胜了，我们这些指挥员只有一份功劳，战士们的功劳比我们要大，特别是那些让敌人子弹打死了的同志，他们的功劳就更大了。你怎么不多想想他们呢？今天丰收了，是他们的功劳。种粮食的吃包谷棒子，我这个客人就该吃这样好的大菜吗？看到眼前，我倒想起一件往事，恐怕你已经忘记了……”

将军说到这里烟瘾发了，他孩子似地向身旁的护士小廖恳求了一支香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喷出一团烟雾，又用鼻孔深深嗅着，顽皮地向小廖皱了皱鼻子，故意夸张地说：

“真香呵！”

接着讲了一九四二年南泥湾大生产取得丰收后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你在当连长吧！记得你请我到你们连去参加会餐，看秧歌。会餐的时候，我们那一桌上有一个小通讯员去封锁线运东西没有回来，我们等了好久。最后你还给他留了一份菜，说他辛苦了，还把分给你的那一份酒也留给了他。听说后来那个小鬼一直没有回来。几年来，每次‘打牙祭’的时候，你都想念他，咽不下去……”

罗处长听了将军的这段回忆，有所感触地低下了头。将军的话象一团熊熊的火，烧得他周身血液顿时沸腾，他惭愧、内疚，而战士们却向他投去了崇敬的目光。

将军又吸了一口烟：“那个时候，我不是和今天一样，也是你的上司吗？你为什么没有想到为我作一桌特殊的饭呢？你在吃饭的时候还一直想着那个普普通通的小通讯员呢！今天，你们陪着我吃大菜，我们的亲密战友就应该吃囫囵玉米吗？怎么就忘了他们呢？”

站在将军身边的几个干部一声不响，各自起劲地吃着棒子，将军看着他们的动作，便问道：“好吃吗？”

“好吃。”有人回答。

“你们说好吃吗？”将军又问战士。

有几个战士回答：“好吃！”

将军眉头一皱：“见你的鬼吧！说假话。我还是爱吃这个鸡、这个鱼。假若玉米棒子比大菜、米饭好吃，我们共产党就不要革命了。你们说对吗？”

众人齐声回答：“对！”

将军看着战士们那一张张敦实憨厚的面孔，深沉地赞扬说：“我们的战士、群众好得很呵！吃苦没有怨言。可是，苦，要大家一齐来吃，一起艰苦，一起奋斗！斗到国家富起来，人人富起来。我们奋斗是为了要过好生活！你们这些首长们都来看一看，解放十几年了，还让我们的群众吃玉米棒子，住这种房子，这不光荣！”

罗处长深有感触地走到将军面前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一定努力改变面貌。”

“首先要改变作风。”将军强调地说。

包米棒子吃完了，只留下了一大堆芯子在地上。可是，那十几个大菜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



这时，从果园深处的幼儿园里传来了孩子们清脆的歌声：

肩并肩，手拉手，  
我们是亲密的好朋友。  
一二三，四五六，  
唱着歌儿朝前走！  
……

歌声未落，保育员已经把孩子带到了将军跟前。孩子们齐声喊着：“将军爷爷好！将军爷爷好！”

将军笑眯眯地看着这群可爱的孩子，自言自语地说：“啊，我把他们忘了！”忙向孩子们频频招手：“过来！过来！”

大胆的孩子向将军跑来。将军弯腰抱起两个最小的贴在脸上，用那又密又硬的胡茬在他们的脸上来回蹭了几下，那孩子被刺得直挤眼睛。那个胖乎乎男孩，自卫地用两手推着将军的脸。不料，在将军脸上留下两只乌黑的手印，一直印到鼻梁上。观看的人们都暗暗发笑。

将军并未发觉，只管抱着孩子。他侧过身去征求罗处长和大师傅的意见：

“这桌大菜就请这些小客人吃，你们同意吗？”

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同意！”

孩子们听了将军的命令，一双双圆圆的眼睛都盯在菜上，有的把食指放在嘴边不敢上前。最后，还是那位保育员发出了一声命令，孩子们蜂拥而上。将军蹲下去把鸡撕成了小块，分别递给他们。

将军直起腰来看着孩子们吃。我赶忙把随身带的小镜和毛巾递给了将军，他接过一照，这才发现印在脸上的那双乌黑的手印。他边擦边爽朗地笑着，孩子们也把鸡肉填进小嘴里拍起手来，远远近近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笑了。孩子们的笑声、战士们的笑声和将军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冲破了寂静的黄昏。这水乳交触的笑声，不正是将军此时此刻的衷心话语吗？

月亮也被这笑声提前闹醒了，它从云隙中露出甜美的笑脸，仿佛在倾听这奔放而和谐的交响曲。

## 夜宿“神仙府”

今晚安排好的那个酒会和一场评剧《小姑贤》的晚会计划，都让将军给搅和了。罗处长心里怪不是滋味：怎么搞的？近几年来，有多少参观团来取经，记者来访问，留下的都是一片赞扬；老首长来管理处才短短一天光景，就指出了这么多的问题，给了这么多的批评，简直是光屁股上戳了一扫把——尽是缺点了。不过，经验证明，将军的批评都是准确而深刻的，只要认真对待、切实改进，就会有明显的收获。

为了能使将军看到一些愉快的东西，他把活动计划重新做了一番调整，让将军今天晚上就看展览。那里有很多丰收成果，会使将军高兴的。

当将军洗完澡，刮完胡子，走出洗澡间的时候，罗处长早就等候在外间会客室了。

他打开手里的记事本，向将军汇报了今晚和明天的行动安排以后，将军笑了笑说：

“你就不给我一点小小的自由吗？我又不是洋人，对我有那么多的框框！”

罗处长尴尬地一笑，拿出一支香烟点燃，猛吸了两口，尽量想改变这种气氛。

将军扣好了衣扣说：“那好吧！你安排好了，我就只好服从罗！现在就去看看你展览了些什么宝贝！”

罗处长前面领路，他们来到展览室门口，其他干部们早已迎候在那里。门口挂着一面“禁止吸烟”的木牌，将军自觉地撤灭烟蒂，走进室内，其他人也尾随而入。

展览大厅的正中央，陈设着《军垦第一犁》的中型泥塑。造型是一个领导干部和三名战士奋力拉着一张土犁，扶犁的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他们汗流浹背，乐观而自豪。垦区农机厂新制造的几件机械模型陈列在左右。

将军在泥塑前停住了脚步，他象是在回忆，又象是在深思……

“好啊！要记住这些，莫忘了这些拉犁的人呵！这里也有你一个呀！”将军兴奋地拉过罗处长，指着泥塑里那个拉犁的干部：“这是不是你？莫说……真有点象呢！不过身上没有你现在这么多肉！”

这种方式的赞扬，倒让罗处长觉得怪不自然，但这毕竟还是赞扬，原想让将军高兴的目的也预期实现了。所以，他得意地领着将军继续看下去，心想，让将军满意的还在后头呢！

他急不可待地领将军来到一个特大西瓜跟前，拨开解说员，把一支手按在西瓜上激动地介绍着：“这是我们农场今年结出的特号西瓜，重三十七公斤五百克，籽儿少，瓤儿沙，含糖量也高……”

将军惊奇地伸手拍了拍：“这真是了不起呀！各（这）样大的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合市斤几斤哟？”

一个技术员答道：“七十五市斤。”

将军向护士小廖招了招手：“小丫子！你过来试试，看抱不抱得起呀！”

小廖使尽全力，也没能抱起来，还累得气喘吁吁。将军眼睛往我这里一瞥，我就知道他又盯住我这“大目标”了。我用劲把大西瓜高高举起，象举重运动员一样，赢得了一阵喝彩。我知道，这不是为我这“大目标”喝彩，而是给大西瓜叫好！

罗处长已经高兴地眉飞色舞了，他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准备后天派人坐飞机把西瓜送到北京去展览，一定会把人们吓一跳。”

将军听了这句话，立刻收敛了笑容：

“这样的瓜有多少？”

“大概总有几个。”

“是谁种出来的？”

“嗯……大概是七连吧！”

“为什么能长出这么大的瓜？”

“我明天仔细汇报……大概……”

“你——大概是这里的处长吧！”

将军说完，转身向展览厅耳房走去。大家看着将军的背影，面面相觑，大厅的气氛骤然变得令人窒息。

霎时，将军拿来一把月牙弯刀，嘴里还嘟哝着：“还要坐飞机！”他走到西瓜跟前：“我叫你见鬼去吧！”随之手起刀落，那个闪着光亮的大西瓜被切成两半。人们都被惊呆了，罗处长为大西瓜安排的一次美好而光荣的旅行，尚未开始竟如此告终了。他在纳闷，这究竟又错在哪里？恍惚中，将军把弯刀伸到他面前：

“把它杀了，你一定很心疼。但是要讲实际，最实际的是让大家把它吃了，把瓜籽留下。然后动动脑筋，研究一下他的祖宗，看看是什么样的种子，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肥，什么样的气候让它长了这么大？这里能不能种出更多这样的大西瓜？坐飞机，讲表面，摆样子，哪里学来的这种作风？”

将军说完扬长而去。罗处长才从将军深刻的提示中清醒过来，便动手把瓜切开，招呼着大家：“来，吃吧！小心别把瓜籽咽进肚里，千万小心，这是最实际的一步。”

稀稀溜溜的吃西瓜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

将军让我尽快查清那个种瓜人是谁？于是，我跑了几个办公室，找了几个知情人才弄清楚，种瓜人原是管理处试验站副站长陈老实。三年前因同情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被撤

销了党内外职务，现在已经退休在一块荒地上养老。那个大瓜就是他在荒地试验田里种出来的。

我本想明天再把调查结果告诉将军，让他今晚先好生地睡上一觉。谁料我刚刚进门，将军就从沙发上欠起身来问道：

“瓜是那个种的？”

他的眼睛象显微镜一样对准了我的眼睛，它会看到你的脑勺后面。在他面前撒谎是自讨倒霉，我只好把事情原原本本向他汇报。

我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他就“忽”地站起身来骂了声粗话，在地上激动地乱蹙起来。

我想：糟了！他今晚准不能合眼，在护士小廖面前我怎么交待？

我还没有想出巧妙的办法，将军又做出了新的决定：“陈老实住在哪里？”

“住在南面一块荒地上，我已经打听好了，明天一早去接他。”

“你还记得他吗？”

“名字好象有点耳熟。”

“走，我们到那里去找他。”

他的决定是不好改变的。我打算出门去找司机，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将军就把我喊住了：“你是去叫司机吗？”

“首长不是要出去吗？”

“天太晚了，让他睡觉吧！”说着，他神秘地把我拉到身边：“我让你去作个贼，把车上的钥匙给我偷来。你要轻轻地、别把他惊醒，今天他够累了。”

他又想自己开车了。农场的路上开车，晚上出了事可怎么得了？我正在犹豫，将军一把把我扒拉在一边：“还是我去，你笨手笨脚准得叫人家抓住。”

我紧跟他来到小司机的宿舍门口。暗锁紧锁着，将军轻轻推门，那门纹丝不动。他又转身推着我轻手轻脚回到了房里，顺手拿了件衣服说：“走，咱们走着去。”

半弦月挂在天边，把皎洁的光线洒在农场的田间小道上，整个垦区都入睡了。远处，只有秋翻的拖拉机发出闷闷的轰鸣。近处，草丛中的秋虫迎着将军歌唱，似乎想使出一切本领来减少夜行人的寂寞。

我们穿过了几块条田，来到一座苗圃跟前，三、四米高的树苗仿佛是南方的竹林。将军触景生情，敞开了衣襟，不禁轻声哼起了《游击队员之歌》的旋律。随着音乐的节奏，步子迈得更加坚实有力了。

苗圃尽头，有一个战士在那里浇水。我们向他打听陈老实居住的地方，小战士上下打量了我们一阵，双手拄着铁锹说：“看来你们不是本场的人。他就住在前面那个‘神仙府’。”

“神仙府？！”

“是啊！那儿是块没人去的荒地，他一个人住着，十分清静。所以，我们都叫他‘神仙府’。”

小战士说完爽快地带了我们一段路，指着前面有一点灯光闪亮的地方说：“那就是‘神仙府’。”

我们走进了另一个天地，这里是野草的故乡。半人高的黄蒿和野茴香，不时地纠缠着我们的衣襟；缀着黄花的胖胖娘和野大麻，在淡淡的月光下随风摇曳，把清凉的露珠俏皮地向我们脸上洒来，帮我们驱走了困倦。

拨开野草向前走着、走着，我们的视野渐渐开阔起来，那一星闪烁的亮光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不由加快了步子。不知什么东西把我们绊了个趔趄，差一点摔倒在地下。猫下腰仔细再一瞅，嘿！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南瓜，潜伏在野草丛中。

将军象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地高兴，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南瓜：

“咱们把它搬起来，试试有多重！”

我们四只手抬起那个沉甸甸的大南瓜，比那特号西瓜还要重上几斤呢！我说：“没错，这一定又是陈老实种的！”

将军对我的话却没有丝毫的反映，他只是轻轻地擦去了渗在额头上的汗珠，对着面前繁茂的野生植物出神。此刻，他脸上的表情我看不大清楚，只听他从鼻孔里“哼”了两声，接着而来的就是愤怒的责骂：“败家子！这么好的地，硬是让野草给霸占了。”

说完，狠狠地在田里刺棵上踢了一脚，踢得几个野生铃铛果远远地飞落在草丛中，惊动了酣睡在草中的锦鸡“扑噜噜”地向朦胧的夜空飞去……

那一闪一闪的灯火，从一间草房的窗子里透出来。我们悄悄地走近窗前，透过几块大小不一的玻璃镶起的小窗，见一位老兵伏在木箱搭起的桌子上看书，深陷的眼睛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镜，一盏带罩的油灯照着他那古铜色的脸庞。

将军不想过早地惊扰他，他拉了我一把，于是我们越过窗户，轻轻推开虚掩着的小门，悄悄站在了老兵的身后。

老兵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书，他丝毫没有觉察，但我已经忍耐不住了。我刚想说话，将军做了个暗示：让他再学一会儿。

是那该死的飞蛾扑进灯罩里，把老兵从科学世界里惊扰出来。等他把灯弄亮以后，我便开口问他：“你就是陈老实同志吗？”

这可把他吓了一跳，忙转身答道：“是。”

“你看，司令员来看你了。”

“啊……司令员？！”蓦地，他惊呆了。

自从他退休来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年了。除了一年一度的丰收季节，他捎话让垦区派车来把他成堆的丰收果实拉走以外，很少有人到这里来。他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人。

一个被遗忘了的人，怎么可能想到，在这样的深夜，这样的地方，会有人，而且是一位将军来看他呢？他冰冷的心变得火热，全身血液在沸腾，声音颤抖地说：“首长，您怎么会在这这么晚的时候……亲自来看我？……”

说着，禁不住的泪水扑簌簌地涌出眼眶，象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抽泣起来。

将军亲切地问候他：“你好啊，老实同志！”

陈老实用那只粗大的手擦着满脸的泪水：“好！好！首长，您坐呀！”说着，不知所措地忙乱起来。他把床上那床黄军被搬来放在凳子上，用手按了按，抱歉地说：“快坐这里，首长，你看我这……”说着，又急忙取来桌上那只写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字样的军用搪瓷茶缸去倒水，难为情地说：“你看，我连茶叶也没有……”

将军看着这位老战士的生活境况，心里非常难受，他此刻背过身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知道，他是在克制着内心的万分激动。

沉默了许久，将军慈祥地走近这位老战士身边，右手亲切地搭在他肩上：

“你莫动，来，坐下来。我来看看你，也来向你作一个检讨呵！我忘掉了你，对你不起呀！”

“我，首长，我……”

在自己一生崇敬的司令员面前，还能说什么呢？纵有一肚子话，那不听使唤的嘴，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他把两只手放在前面，互相抓弄着手指，借以表示他的感激和不安。

将军从桌上拿起陈老实刚刚扣在那里的这本《土壤学》，甚为感慨地说：

“十年了，从偷油学文化，到今天读这么厚的大书，不简单啊！大老粗变成大老细了。你这一变，变得好啊，我们就是要提倡你这股牛劲儿！”

“我，嘿！就是为了这个才……”他结结巴巴刚说出几个字来，又咽了回去，略带羞怯地低下头，蠕动两下嘴唇，在床铺上坐下来。

他这种习惯的表情多么熟悉啊！对，想起来了，十年前那件偷油的事情就发生在他身

上……

那还是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我随将军来到一个连队。这个连队正准备召开一次军人大会，其中内容之一是要批判一个偷了油的战士。

将军来到连队以后，就找连的领导和偷油的战士陈老实作了调查。

原来陈老实在过去战争年代就是一个爱动脑筋的战士。他曾经和战友们一块发明过迫击炮加药包带炸药、接力越墙法、绳索打骑兵等一些打仗的办法。进入和平建设以后，想学点文化，把地种好，让社会主义来得早一点。在连队夜里只用火堆照明的困难情况下，他拣来了一个小墨水瓶做成小油灯，用报纸糊个筒筒，在旁边再开个小洞，以便熄灯号吹了以后，偷偷躺在床上学文化。为此，他到食堂拿过几墨水瓶清油，这就是偷盗事件的全部过程。

那天会场的气氛还很严肃，罗营长也特意赶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司令员要出席，为表示严肃起见，罗营长亲自整理了队伍。他指挥部队唱了几个歌曲以后，文教就领着大家喊起了口号。在口号声中，将军领着陈老实进入会场。

陈老实站在台侧，他那憨厚而带着几分笑意的脸上，微露出不自然的神色，略带羞怯地低下了头，厚厚的嘴唇蠕动了两下。

指导员刚讲完了第一点，将军就第一个发言了：

“你们连首长的意见我



反对！象陈老实各（这）样的小偷，是个好小偷哟！”

大家莫名其妙，悄声议论：“小偷还有好的吗？”

将军接着说：“他是在向孔夫子偷文化，偷科学知识。有了文化知识，他将来会把很多的油还你们的，你们信不信？我信，我做他的保人！”

大家豁然明白了，场上“嗡嗡”地议论起来。

将军吸了一口烟，又说：“我们把个很穷的国家夺到了手，要把它变成富国，没有科学文化能行吗？要管好这个家业，我们大家都得变成聪明人。什么是聪明人？”他指了指陈老实，“他就是聪明人。他想到了将来要变个聪明人，他就要偷文化。为了偷文化，没有灯点他看不成书，就要偷油。今天偷了两把子清油，过几年他就要还给你们电灯、电站。我第一个带头举手，向陈老实学习！陈老实，陈老实，就老实在他看到了将来，老老实实地去学习，去奋斗，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

大家齐声回答：“同意——！”罗营长在这会上也表了态。

这次批判会，就这样变成了向文化进军的动员会。

……

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他怎么了？好象有一肚子诉不完的委屈。他呆坐着，久久地看着将军，眼圈湿润了。

历来严厉而急躁的将军，在老战士面前变得非常慈祥而温和了。他把手绢递过去了：

“给！一个和敌人拚过刺刀的老兵，还要抹泪水吗？今晚上我们不走了，就住在你这个‘神仙府’里做做神仙，你有什么话就慢慢地给我说吧！”

陈老实用两手推开将军递来的手绢，用粗大的手掌揉了揉眼睛，从墙上挂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将军。

将军看着这份党委文件，手在微微地抖动着，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最后气愤地念出声来：“同情右派分子，攻击诬蔑党的领导……”

他重重地把那个文件摔在桌上，向我伸着手：“烟！”

将军的烟由护士小廖管着，我们偷跑出来，哪里顾得上带烟呢！无奈，他拿起一张纸卷着桌上的旱烟叶子。由于手在发颤，烟未卷成，他顺手把烟和纸扔在地上，对陈老实说：

“都是什么样的右派分子？你们怎么攻击那个党的领导的？你给我从头说一遍。”

将军和衣躺在床上，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鸡啼。

老战士在将军面前不必隐藏什么，他结结巴巴地向将军叙述了这一“反党”事件的经过

……

所谓“同情右派分子”，是这样的：五七年八一农学院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一个教授和一个讲师，下放到农场。陈老实大胆地使用他们，让他们发挥一技之长。这使得两位“右派分子”十分感动，他们积极培训农技人员，同时大搞科学实验，终于和大家一起培育出了良种“军垦二号”和“跃进一号”。

所谓“攻击党的领导”，则是不学无术而又心术不正的农技站长，利用职权把“军垦二号”、“跃进一号”的科研成果据为己有，到处自吹自擂，沽名钓誉，而且，把他平时骂为“最坏的右派”的教授所写的科学论文，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对于这种弄虚作假、盗名窃誉的恶劣作风，陈老实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就因为这些，陈老实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他一怒之下，申请退休，就来到了这个荒地上居住。

……

将军听完了陈老实的叙述，天已近黎明。他突然问我：

“你调查来的情况和这有没有出入？”

我回答说：“我调查的和这基本相同，就是还有一些情况他没有说到。”

将军注意地看了陈老实一眼说：“大目标，你作作补充！”

我欠起身来，把盖在身上的大衣拿掉说：“他把自己存的几千元转业费和工资积蓄拿出来，买了一些仪器，又在这荒地上干起来。试验的成果不说，光去年就给国家上缴了七千多元，还有大量的瓜菜和粮食哩！”

将军听完，鼻孔里喘着粗气，在床上翻了两下，准是胃又痛起来了。平时将军遇到生气的东西，除了明显地发火以外，胃痛也是他一种最激烈的表现形式。

我急忙端杯开水，把两片药递过去。

将军吞下了药片问我：“什么时候了？”

“天快亮了。”

“走，回！”

我们走出小屋，天已经亮了。

晨光熹微中，在那浓厚的云隙间，透出一缕缕绯红色的霞光，使这间茅屋廊下的葡萄架、南瓜藤，以及这一畦一畦象棋盘一样整齐的试验田涂上了一层金色。

我们走过一个幼小的果园来到瓜地，每个瓜藤旁都竖着一个小木牌，上写着“八月红”二号、三号、四号……每个木牌旁都卧着一个泛着金光的大西瓜，都和那特号西瓜差不了多少，唯独一号牌下是空的。一切都明白了，特号西瓜的娘家就在这里。

将军正在沉思，远远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打断了他的思索。

前面公路上，一辆小车卷着烟尘向这里驶来。

来者是护士小廖。将军向陈老实招招手：“来，上车！”

陈老实为难地停在那里。

“难道你这‘神仙’不想回到凡间？”将军说。

陈老实局促地向车子走来。

将军又说：“把你那本本带上。”

陈老实会意地拍了拍口袋上了汽车。小车驶出“神仙府”，拐上回管理处的公路。

管理处小会议室里，由党委成员及庆功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的汇报会正在召开。

将军早已坐在了位子上，他只是玩弄着摆在他面前的烟灰缸，一声不响。会场就更显得严肃了。

垦区政委宣布汇报会开始：“今天由罗处长向司令员汇报工作。”

罗处长把眼前那叠厚厚的稿子翻弄了两页，清了清嗓子，喝了一口水，开始了他的汇报前言：

“啊！……今天，我们敬爱的司令员，啊……到我们农场来，视察工作，是对，啊……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啊……是——是我们的光荣。”在“啊”之前还加上两声干咳，以作掩饰。

将军听得不耐烦了，仰起头来看着他说：“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啊’哟！‘啊’了才象首长吗？我向来没有学会这个‘啊’！你们不是还在叫我首长吗？‘关怀’、‘光荣’，有什么关怀？我会带来什么光荣？有些好同志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却不晓得，说得上什么关怀？”

这几句话弄得罗处长莫名其妙，他低下头对着稿纸出了一会儿神，他想大概是自己用错了词，然后继续说：“我是个……啊，”没小心又露出来个“啊”字，忙解释说，“我又忘了，”挠了挠头说：“我是个大老粗……”

将军一听这话，非常不悦地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变成老细？解放前那个蒋委员长剥削我们，不让我们学文化，刚解放，我们说是大老粗，那很光荣。现在解放了十几年了，我们的党，毛主席号召我们学文化，你还是大老粗，你为什么不学？这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下转第31页）



李宏林

## 大海作证

人间事，离奇古怪者何其多？实可谓“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也。据此，作者曾前考古人，后究来者，广为核查；意欲于历代封建王朝招婿纳妃的种种罪恶录中，窥出可供“怪事今如斯也”比丑不比美的佐证。愧矣哉，历史为之大乏！结论却是：亘古摇头，当今悲叹——这件空前绝后的“大海作证”发生在一九七×年×月×日，要按时间推算，大概恰好是林彪葬身沙丘前一年那阵子的事情……

却说，一架三叉戟客机在一阵狂涛般呼啸声中降落到首都机场。二十七岁、年轻的国防科研工作者于海波走下了舷梯。他清秀睿智，体魄魁美；虽经远航的劳顿颠簸，面色却毫无倦容。年青人穿着一身十分得体的草绿色新军装，挺拔洒脱，英姿飒爽。当他迎着过午的阳光，略显惊诧地四外环顾时，眼神里却流露出稍显不安和淡淡的忧郁之色。

两天前一个傍晚，他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中央军委调用，即刻起程！”他捧读电报，恍惑莫名。当他神思不宁地步出单位铁栅门外时，被一辆横在眼前的高级轿车拦住了。车门启处，出现了一高一矮的两名军官。高个子五十多岁，胖而且粗，表情庄

重。自我介绍是某中央高级首长办公室的处长，姓孟名雄。后者是他的助手，报名周戈。他年岁稍小，有一副热情微笑的面孔，但却很少开口说话。于海波被邀上了轿车，马达轻响处，孟雄通报他：“一切绝对保密！”

于海波在生活突变中，意识到事情非同凡响，他嚅嗫着轻声要求说：“我是否要给父母写封信？我们几年不见了。”孟雄轻轻一笑，简短地答道：“算啦，你的任务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得多。”于是，他被送进宾馆，一宿之后便登上了开往北京的飞机。整个航程都笼罩着高深莫测的神秘气氛，仿佛一切都按既定的程序进行，不需发问，也不必多想，一切只听摆布，命运已经收拢不住自己的翅膀了。曾经有个时候在他头脑里闪动着的一个连自己都感到滑稽可笑的念头：

“难道我现在是被绑架了？”

真是难以想象和奥秘无穷啊。

在机场的舷梯旁，两辆黑色轿车在等待他们。三个人钻进车子，车轮无声的滚动，飞快地冲出机场。车过宽敞的市街，驶进一个庄严的大门，然后在幽静的林荫路上绕了几个弯儿，最后停在一座四层楼前。当然，于海波并不知道这就是中南海。

他们下了车，孟雄领头走过楼前警卫室，登上二楼。顺着铺着红地毯的甬道向前



走，甬道两边是一个个有牌号的房间。当走在13号房门前，孟雄停住步，掏出一把钥匙，打开暗锁，推开奶油色的房门，请海波进屋。

一间漂亮的寝室使海波惊住了！室中有软床、床头柜、电视机、写字台、坐灯、沙发……在左右两边雪白的墙壁上，各挂一个由红绒剪字的林彪语录镜框。

孟雄把门钥匙交给海波，笑笑说：“飞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他指指一侧的白色浴间门：“洗个澡，”他又走向写字台，用手指敲敲玻璃板：“有关注意的事情，这里有提示。”说着轻轻地带上门，走出去了。

剩下海波一人，走到写字台前，看见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光亮的八裁纸，上边打印着：“学员注意事项：严守保密制度；不许接见外人，不许通信和挂电话，不许泄露学习情况；学员间不许交谈心得，不许暴露工作单位，不许……”

于海波对一连串的“不许”百思莫解。究竟自己被调来干什么？毫无所知。他确实感到疲劳了，往软沙发床上一躺，闭上了眼睛，但却睡不着。几天来的怪事在他头脑里翻腾着。朦胧辗转中，眼前又出现了面容苍老的爸爸和妈妈。他忽然忆起二年前最后一次跟双亲面别时的情景，那是多么凄惨哪。爸和妈成了全市有名的“走资派”，无数次的批斗和长期监禁，摧毁了他们本来就很衰弱的身体。爸妈被遣送到遥远农村的前夕，跟这个唯一的独生子说了多少沉痛、愤慨和骨肉深情的话语啊！爸爸还送给他一件珍贵的临别礼物，是一个小小的指南针。那是在解放战争中黄桥战役胜利后，陈毅老总亲自奖给爸爸的纪念品，爸爸曾保存多年，当时郑重地转交给自己的独生子，叮咛他要永远珍藏陈老总给的这个指南针：革命的波涛起伏不定，当今的政治事态变幻无常，要铭记老一辈革命家寄予后辈切切深情的无限期望，看准方向、切莫随波逐浪……

他顺手摸摸口袋，那盘指南针，并不曾有一刻离开过他的衣兜，不免有种种思索，之后，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从第二天起，他开始了神秘奇特的学习

生活。每次学习活动都有专人敲门喊叫，然后独自一人到指定的号码房间去。有时在宽敞的会议厅，与十几名和他个头、年岁相仿、个个英俊、健壮的青年军人坐在一起，听一个胖处长分几个专题讲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贡献。无疑：每个人都是挺着腰板听的，但是海波心里犯核计：全国到处武斗、死者成千上万；老干部百分之九十五被打倒，机关瘫痪，厂矿停产，这还叫“成绩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听完报告，不进行讨论，各自奔回房间去，关上门独自“消化”。

有时他们还被带到楼后的游泳池进行跳水训练。

有一次他们被带到北京军区的一个庞大的军事演习场，每人骑上一匹马，随着一辆北京吉普奔驰。这些勇敢的青年军人，被一匹匹烈马毫不留情地甩到地上，有的昏过去了，就被随行的一辆白色小面包车停下来抢救而去。这些事情难不住海波，因为他在西北荒原国防基地工作过一个时期，很通一点马术，因此他成为几个少有的没被摔伤的佼佼者。

通过这样一连串奇特而又莫名其妙的特殊学习项目，不少学员逐渐被淘汰。当进行一项文雅的习字练习时，就只剩下了于海波一个人。

他被指定提着毛笔，往宣纸上写大字。桌旁站一名穿军服的年轻女服务员，给研墨、抻纸，尽力协助他把字写得好。

但是，当海波顺利地完成每项学习科目后，心情并不愉快。每回到房间，一抬头，是林副主席语录，一低头，是林副主席照片，一拧开电视机旋扭，荧光屏幕上出现的是胖处长的面影，他在讲林副主席……为什么把他一个科研人员关在这样个狭小的天地里？为什么要他去接受不感兴趣的个人膜拜哲学？究竟要让他去干什么？他不安、烦躁、苦闷！这简直是恶作剧，但恶作剧的导演者才刚刚掀起序幕。那种预谋已久、真正开场的人间怪剧，还在后头。

## 二

于海波做梦也想不到他终于被一个女性